

ZOUJIN FOJIAO GAOSENG DADE

走近佛教

高僧大德

潘明权
著



- 长将教诲化激情
- 遍访高僧善知识
- 大师风范长者慈
- 亲近高僧难学尽

ZOUJIN FOJIAO GAOSENG DADE

走近佛教

高僧才、德

潘明权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近佛教高僧大德 / 潘明权著 .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012.12

ISBN 978-7-80254-637-0

I . ①走… II . ①潘… III . ①僧侣－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 ①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1513 号

走近佛教高僧大德

潘明权 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话：64095215(发行部)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卫菲

排版：张尹君

印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00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54-637-0

定价：40.00 元

序一^①

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多年，中国佛教界近年来都有共识，现在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从佛教寺院的数量、佛教寺院的兴盛和佛教界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所受到的尊重，至少是在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好时期。《佛本行经》中说，“佛以慈善，教化一切”，慈善虽不是佛教的一切，人心因慈而生，世事以善为本，人心慈而行事善，这是社会上常以是否“慈悲为怀”来看佛教的人和事。如何能使佛教能更好地融合于社会，教化人生，净化人心，继承真正的佛教优良传统，是我们佛教界当仁不让的责任。弘扬佛教文化、正确宣传佛教的宗旨。

一、中国的佛教史有许多巨著，介绍佛教的通俗读物或常识性书籍，从教内到教外的佳作也都有很多。众多佛教僧人、居士也写了许许多多好书好文章，却常常只是在教内为人所知，社会上广大群众很少能从报刊、杂志、影视媒体上了解佛教的精神和内容，可能也很少有教外的人愿意读佛教教义太多、佛教感情太浓的文章。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人可以从网上看到佛教的文字，即使如此，又如何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佛教的精神实质呢？就不得不探讨一些介绍的方式和外界看待佛教的视角，教内写的书刊，在教而言教，就教而说教，考虑过说教的

^①本序与序二均为拟出版的《走进佛教文化》一书所作，本次先将其第一部分出版，仍用此序。



效果，考虑过教外的人是否想听，喜欢听什么、希望听哪些东西吗？

二、本书的作者不是佛教徒，但又十分了解佛教，他作的一些新的尝试，如他出了几本书，有从寺院楹联对联着手的，因为这是最能彰显佛教文化、传布佛教教义、体味禅意禅理，引起读者肯花时间去思考佛教真谛的一种方式；又如他的著作《世界佛教邮票欣赏》一书，以在全世界都发行、传布的佛教邮票，形象地专题地介绍了佛教的历史、经典、故事，让人感到毫不唐突，十分自然贴切，使教内教外的人都能接受。这些介绍方法和视角，就值得我们教界人士在弘扬佛教时很好地借鉴。

三、作者潘明权先生从事宗教工作数十年，他对佛教深有感情，好学求精，每遇佛教长者，必敬重有加，进而必求教于室、求教于车、求教于道。凡有所问，除了问候，必与佛教掌故、佛教教义、佛教仪轨有关，几乎无题外话和外行话。他与许多老一辈的高僧大德，忘年之交，才能在文章中对他们描摹得如此真切。

他对佛教深有感情，才能去做那些枯燥、烦琐的文字收集、整理、抄录工作，为佛教积累了不少有益的资料，并进行整理后出版了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整理上海寺院历史和现状的上海佛寺道观和上海寺庙楹联集等。

四、我有缘与作者见面多次、交谈多次。最早于1991年在上海，由赵朴老召开全国汉传佛教教育工作会议，他代表上海市宗教事务局与上海市佛教协会一起负责接待与会务，以后他陪上海局领导和率佛教参访团两至重庆均到慈云寺，我参加

·序一·

中日韩佛教黄金纽带交流从上海出发、到上海沉香阁讲经又蒙他接待，出访尼泊尔、到深圳祝贺本（焕）老百岁华诞，都有见面和交谈。

五、潘明权先生笔耕不辍，他每次有与佛教有关的著作，都蒙赠送给我。有时我也为他的著作题过词。作为一个宗教工作干部真正在工作之余，在十多年时间中编著十多本书，几乎每一两年即有新作问世，也非常难得。

这次潘先生邀我作序，我虽未能终读全书，仅从其所列之详细目录，可以想见是下了很大工夫的。书中不少内容和细节，若非是亲历者和从老一辈亲历者口中亲自所述，是决无从揣测的，也决非有现成的材料可抄，决非能臆造出内容的。本书的内容，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足令一些在其位而不谋其事，在佛教而不知佛教历史和掌故者的惭愧。这是我之所以欣然从命的原因，如果可以，就以此为序。

释惟贤
2012年元月10日



序 二

绍隆佛种，弘扬佛法，继承和光大佛教的优良传统，为国家民族振兴，为社会服务，是我们佛教界的光荣。

弘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发掘其文化内涵，使为佛教广泛传布，得到社会的熟悉和了解，使人间佛教的思想真正为世界的和平、社会的祥和、人民的安康造福。拨正社会上某些对佛教的误解甚至歪曲，还佛教的本来面貌，不仅是我们佛教界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许多专家、学者在这些方面已经作了很多努力和贡献，他们为沟通佛教和社会的密切联系，作过多方面的探索。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潘明权先生长期从事佛道教和宗教政策研究工作。自1990年以来，我与潘先生交往有年，他的多部关于佛教的著作和长期收集的佛教资料成果，如《上海佛教寺院纵横谈》、《上海佛寺道观》《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上海寺庙楹联对联集》、《上海佛教寺素斋》、《世界佛教邮票欣赏》，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可读性强，是真正用了一番工夫的。虽然达不到功夫较深的出家僧人的修行境界，但不乏真知灼见，所以，他曾得到赵朴老与明旸、真禅长老等老一辈的名僧的赞誉，因为其工作关系，历来与佛教和佛教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求教过国内外众多佛教大德高僧；他把去美国、尼泊尔、泰国、印度等国家访问，也看做是他亲近

·序二·

和求教法师的机缘。由于他的殊胜因缘，使他为佛教的博大精深、庄严神圣，有了既感性又理性的认识。他也为佛教事业做过很多工作，为佛教积累过不少切实有益的资料，其辛劳，识者自知。

五年前的佛成道日，我曾为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他的《世界佛教邮票欣赏》写过序。我回到湖南后，他仍求序于我，适逢又临今年佛成道日，我也愿再为他和这本书写几句感言。是为序。

圣辉

2011年1月11日

(农历十二月初八日佛成道日)

目录 CONTENTS

序一 惟贤 / 1
序二 圣辉 / 4
长将教诲化激情——忆赵朴老 / 1
大师风范长者慈——再忆赵朴老 / 12
诗书两绝《韵文集》——三忆赵朴老 / 20
一代高僧爱国心——忆明旸法师 / 29
荣膺会长十六载——回忆真禅法师 / 47
遍访高僧善知识
——回忆遍能、清定、隆莲、妙善、仁德诸法师 / 57
亲近高僧难学尽
——回忆明开、安上、育枚、茗山法师 / 72
有德有能皆勘赞
——回忆上海竺耀、淦泉、荫远、性修、观性、德晤诸法师 / 83
彩云之南结佛缘 / 104
“万佛城”中晤宣化 / 109
大相国寺重开光 / 127
庆寿日本三长老 / 138
佛诞之国尼泊尔 / 152
佛教圣迹印度行 / 166
后记 / 182
附录 / 187

长将教诲化激情

——忆赵朴老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逝世，无疑是中国佛教界的至大损失，而且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一转眼，朴老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笔者注：本文于2001年撰写和发表）。

我与朴老的接触时间有整整十年了。缘于机缘，以及赵朴老对上海佛教界的关爱，有幸与朴老有过十多次长谈，我深得教诲，收获良多，尤其是朴老在佛教以外的历史文学戏剧等方面广博学识，以及他老人家的幽默风趣，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2000年朴老去世时，我正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尼泊尔未能写文章表达我的怀念。现在，我谨将朴老1991至1993年间在上海，以及我之后几次赴京与朴老的谈话内容的几个片断，回忆出来，作为我思念朴老的一瓣心香。



1993年1月，赵朴初居士在上海居士林大殿礼佛



—

◎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89年、1990年，我在上海市宗教局佛道教处工作，接待过几次赵朴老，又因工作到北京赵朴老府上去过。

1991年初，朴老在上海视察工作期间，局领导嘱我负责朴老在上海时的接待工作。连日的相处，让我与朴老及赵夫人日渐熟稔。1月中旬的几天，朴老住华东医院2309室进行体检并作短期休息，一连三天的晚上，就由我和中国佛协的一位工作人员轮流陪同。有幸同朴老相伴了几个增长见识的夜晚，每天都与谈兴很高的朴老聊天。记得第一天，谈的是上海的佛教工作，我真是体会了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

◎ “我不记得苏东坡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话题是由龙华方丈室内一幅照片引起的，那张照片上是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一次到龙华寺视察工作，问起明旸法师“桃花啼落窗前月，血染枝头恨正长”中的佛教典故的出处。明旸法师在大殿中拿起一本经书《瑜伽焰口》，随手将书翻到这两句话



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龙华寺志明旸法师交谈时，问起《瑜伽焰口》中的两名句子

的一页上，指给江书记看，记者正好把这个镜头拍摄了下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朴老听，并提到寺院里曾有人说，这两句话是出自苏东坡的诗句，我因从宋诗和苏东坡的诗词中查不到出处，就借机请教朴老是否真有其事。

朴老思索了一会，我正十分不安地怪自己唐突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赶紧说，“您休息吧，不要费神去想，我不过是随口问问而已。”

朴老说：“我不记得苏东坡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当时简直非常惊异朴老的博学和强记，竟在短短瞬间把他的记忆库过一遍影，并能当场作出这样的判断）朴老沉思片刻，相当肯定地回答我：“但是这两句确实写得好，可以说是千古名句。据说是从梁武帝时开始大兴佛事的，当时佛事的种类不多，所以，其词句都是出自一些名家之手，焰口是其中主要的佛事之一。至宋代佛教已经比较普遍，苏东坡长期在江浙的镇江、常州、宜兴、杭州一带做过官，并生活过相当长时间，江南又盛行佛事，苏东坡身为大学问家，又是佛教居士（他的号是东坡居士），因此，说《瑜伽焰口》的本子经过苏东坡的润色是极有可能的，焰口中以及许多佛经中的句子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第二天，则是请教朴老一些有关佛教常识和上海佛教名人的典故，如王一亭、关炯之、圆瑛法师、上海觉园（后赠给上海佛教居士林）的创始人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民族资本家简南照、简玉阶兄弟等。

第三天，由于我和朴老更熟悉了，谈得更自由和放开，从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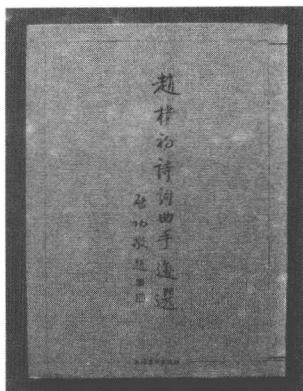


教经典中的诗句到苏东坡的诗，又一直谈到自己的诗词（详见后文）。

◎ 随口背出 40 多年前赠大悲法师的一副 40 多字长联

1996 年 5 月，我因公到北京，事先与赵夫人电话预约，说我想去探望朴老，赵夫人就嘱我次日下午三时后去北京医院。我比约定的时间略早 5 分钟，就在病区的走廊上等候。按日常起居习惯，朴老在午休后会练字。大概练字也是养身和修心最有效而简便的方法，好多擅长书法绘画的都是长寿老人。三时正，我进门后，没有立即打扰朴老，先问候赵夫人，并坐下和赵夫人说话等候。等朴老练完字转过身来，我再上前问候朴老。朴老和夫人好几年未去上海，刚说几句话后，就很关切地问起许多上海佛教界的熟人和情况。

谈了一会儿，我谈到我正在参加编写的《上海宗教志》，〈佛教人物篇〉中，大悲法师、范成法师和静权法师等人都可以列入，但是资料太少。我听说过朴老以前谈到，大悲法师在抗战初，曾义愤填膺要还俗从戎，去抗日前线报国杀敌，当时，正在上海救亡工作的朴老，劝说大悲法师，有志抗日不一定都上前线，在佛教界也能抗日，而且可以起更大的作用。我再提到此事，朴老说，当时是这样情况，还有好多佛教界人士也是一心想抗日的，上海僧伽救护队就是一个例子。我问，以后大悲法师是否一直在上海。朴老说，1957 年，大悲法师到杭州灵隐寺当方丈，他代一位姓范的居士写过一副对联，40 多个字，朴老把这副对联竟然随口就背了出来。之后他觉得有几个字不对，稍停顿了一下只更正了两三



《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这个字，又重背了一遍，说：“这下对了。”我惊问：“这是您刚撰写的吗？”朴老说：“这是 1957 年写的。”当时我就联想起 1992 年，我曾问起过《瑜伽焰口》中“杜鹃啼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两句话的出处，朴老随即很肯定地回答：“不记得苏东坡有这样的诗句。”我当时已经非常惊异了。这时，又听到朴老从我偶然提起的事上，竟然背诵出 40 年前所撰的对联，完全印证了大家传闻，无法不令人佩服他的博学、博闻和博记。他对读过的诗文过目不忘和对自己多年前的诗文仍能记忆犹新，真让我惊为天人。我当时听了这副对联，记得上联是讲灵隐寺，下联是称赞大悲法师的意思。遗憾的是，因当时时间太晚，已与朴老谈了近两小时，怕他老人家太辛劳，未敢请朴老再念两遍记录下来，也不敢唐突地请朴老手书下来给我，而我的记性不及朴老的万万分之一，一句也没有记住。后来，我从他身后出版的《赵朴初韵文集》中反复查找，也未找到朴老盛年时所作的这副佳联，可能就从此失传了。



二

◎ 盛赞豆腐宴

1992年1月，中国佛教协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朴老住在龙华迎宾馆，市委警卫处也为他派了警卫员。明旸法师请市佛协副会长王永平居士负责安排朴老的日常起居，我当时负责市宗教局佛教处的工作，协助中国佛协在上海的会务工作。我知道朴老自年轻时起就茹素，而且对素食文化也很有研究。

当时，上海素菜在宾馆中的盛行发展，龙华迎宾馆算是第一家，龙华寺的素斋也形成了新的风格。宾馆的年轻厨师长陈祥进厨艺技术好又肯钻研，一改传统素菜只有民间的风味，又在传统的基础上，依托大宾馆烹饪设备和借鉴西餐的烹调方式和技术特点，作了很多创新。宾馆“妙香苑”的素斋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上海素斋方面可说首屈一指。素宴的菜肴，包括色、香、味、形、



1992年，明旸法师在圆明讲堂宴请赵朴老



1992年，赵朴初会长主持全国佛教教育工作会议的合影

声方面都有创新，使五官的感受都可满足。朴老对之也十分欣赏。记得有一次朴老在龙华迎宾馆中招待一位贵宾，他特地设计了一席豆腐宴，所有菜都以豆制品为主原料，煎炒烹烧，特别丰富。朴老看到别出新裁的一桌宴席，全部用豆腐作主料，非常高兴，说太好了，太多了，让周围其他的普通陪同人员都坐下一起吃。菜肴有吉祥扇面、莲荷豆腐、碧水芙蓉等，得到朴老和贵宾不停的称赞。

◎“素菜素名，净口净心”

在与朴老闲聊中，谈起厦门南普陀寺的素斋中一些隽永的菜名，如郭沫若先生题名的“半月沉江”和朴老题名的“丝路菰雨”等，引起了朴老的兴趣和话头。当我问到：“给素菜起素名好，还是起荤菜名好？”朴老给我们讲了一些典故后说，素食也是一种文化，菜名要起得对名（主辅料或菜肴的形味）对景（宴请场合）对情（宴请对象），恰如其分，还要有点文化韵味，让人回味和想象。他说：“我主张素菜要用素名，既净口又净心。”他说，郭老的“半月沉江”菜名就有诗境，实际上就是香菇汤，半只香菇是半个月亮，但让人听到传闻或看到菜单，都足以神往，一看到菜肴，既名符其实又很幽默，“丝路菰雨”实际上也只是一道以香菇为原料的菜肴。他说，有一道叫素蟹粉的素菜，起了“金玉满堂”的名字就很好，只要看到菜的颜色，就感到有点像，而且比较富丽堂皇。我问：“有的地方用菜形似、味似的特点起名，如素火腿、素鸡、素虾仁的，好不好？”朴老说：“这也是一种传统，但要看用餐的对象。外面的素菜馆，不是佛教的，客人都



是俗家人为主，还要供应外宾和港台的客人，用荤菜名比较直观、形象化，可以引起客人的兴趣，也未免不可。但是，在寺院中接待各地各国来的佛教界人士，尤其海外的佛教法师，就应考虑适宜的对象了，好像还是用素名为好，素菜素名，净心净口。包括点心和餐具的形状，也不宜用仿动物的。

三

◎“听得交关清爽。”

我知道朴老五十年代前曾长期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喜欢看有浓厚江南乡音的戏剧，便向领导提出建议，在几年的接待中，就曾组织过两场昆剧演出。

1992年元月，中国佛教协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朴老和许多代表都到了上海，会议举行了好几天。有一天，上海市宗教局为代表们安排了一场评弹和昆剧著名演员的演出，节目有上海评弹团余红仙

的开篇《蝶恋花》，张振华、
马小虹的弹词《神弹子》片断，
上海昆剧团蔡正仁的《醉写》，
刘异龙、梁谷音的《活捉》，
张静娴的《游园》，王芝泉的《扈
家庄》等剧目中的一些精彩片
断。观看演出时，他全神贯注，



1992年1月10日，赵朴老观看昆剧演出